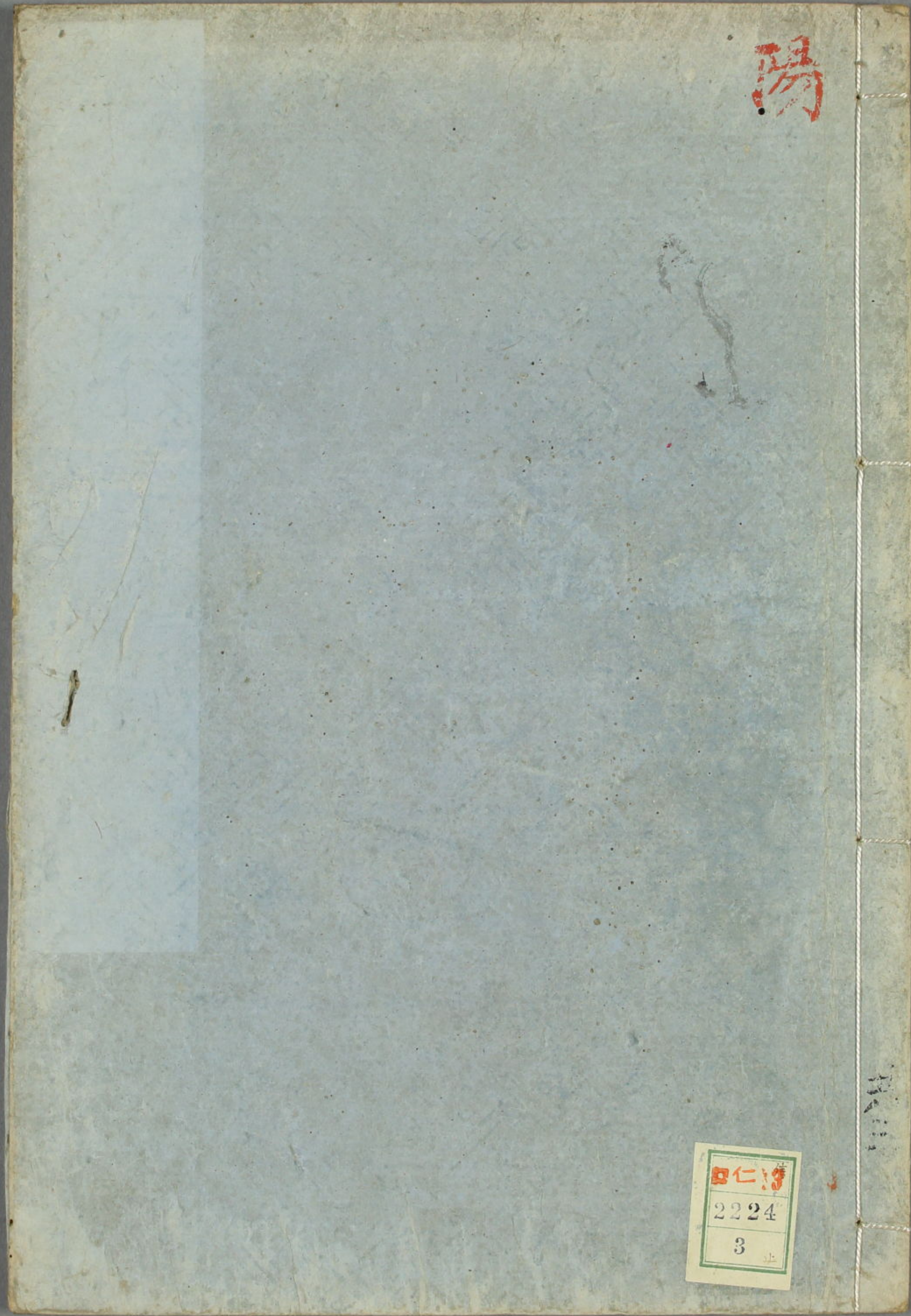




仁
2224
3



仁信
222
3 止

六國時。惠施公孫龍。以堅白同異之辯。風靡一方。荀卿
謗之曰。率其群徒。辨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
惡也。夫是之謂上愚。論語下愚上愚猶最愚今談心性之微。稱窮
一草一木之理者。或競詩賦之巧。勞一字一句之安者。
均是堅白同異。無用之辯。不急之察也。但與其沈溺於
心性攻攝之深險。不若趙趙乎文墨筆硯之淺務。蓋弊
之淺者。可拯。害之深者難治。

道乃高矣。美矣。聖人之道。固有幽微奧眇者焉。然其所
教者。乃坦明平易。易知易由。冬裘夏葛。飢之食。渴之飲。
不須勉強挽回者也。民性秉彝。有物必有則。有父于物
也。自有孝慈。則也。有君臣。物也。自有仁忠。則也。它可類

推然其有悖逆拂戾。即是陷溺汨沒也。聖賢之教。固導其善者。而使泉使火。至燎原涵天也。又拯其陷溺。引之進道。此二途耳。後世智寶益闕。厭卑近。驚高遠。乃魏晉玄理清談。足以陸沈神州矣。齊梁苦空佛說。足以瓜分天下矣。管公明諫何晏鄧颺。二生冷笑謂老生常談。荀卿曰。君子言常。小人言異。棄君子之常。貴聞小人之異。其非實學。所以不得令終。夫丹書之授受。其戒重矣。其言不過敬怠愛威之常言也。而武王足以奄有天下。聳服四夷。常言果可廢乎。

晉惠帝末。有洛沙門耆域者。蓋得道者。竺法行稽首乞言。域升高坐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曰。得道者。

當授所未聽。今所說。八歲沙彌亦誦之。域笑曰。八歲能誦。百歲不能行。又唐時。釋道欽往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詣宗極。劉晏乞心偈。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百歲老人行不得。二衲機辯相類。即孔子文莫躬行之說也。耆域對僧。故說持戒。道欽對士。故汎說爲善祛惡。上古之爲教。通舟車之利。更巢穴之棲。傳烹飪之道。厚生利用。二事已至。堯舜氏作。立司徒典樂之官。建正德徽典之教。五刑以弼五教。皋陶九德。補偏拯枯。制度教法。森然悉備。雖復殷周。亦循守損益也。非別有所創。然一王之制。各有崇尚焉。祭義云。夏后氏尚爵而尚齒。殷

人尚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表記云。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弊。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帥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弊。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尊而不親。其民之弊。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此言雖未適實。然其大段或然。乃世之所損益。教法亦從此沿革。唯其學。則三代共之。明人倫也。至衰。周天子不復修學校。道爲天下裂。於是乎師弟授受。爲里巷常事。而司徒典樂之設。爲虛器矣。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憊。爲權宜之計。命呂侯爲

贖刑。欽財而五刑弼五教之道熄矣。世運丕變。虞夏之古。不可復觀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邪說暴行又作。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乃所謂三墳九丘。必有其書。其言荒誕不經。或有如陳相許行之言者。賢者與民並耕。王公大人亦不敢在堂治下。是大陽下同萬物。上下無分。亂莫大焉。託爲黃帝神農之教。唐虞以前有之。彼一旦遭堯舜皋夔。君明臣良之時。熄滅伏竄矣。爾後死灰復然。如國語所載。羲和失職。民神雜糅。防風氏之骨。一節專車。公羊傳身橫九畝諸事。烏知非其出於八索九丘。古記乎。且見呂客之記。引神農之言。又引后稷之教。又

按列子引老子。爲黃帝之言。柱下之述。薄仁義。畧名節。亦烏知非本於古記乎。不啻此已。唐虞以前有邪說。暴行。確有明證。後儒不察也。舜典明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所謂讒說殄行。非邪說暴行乎。何以知之。虞夏之際。君明臣良。四凶誅矣。三苗服矣。朝廷何有讒毒之臣乎。寧有之。堯舜其惑於浸潤膚受者也乎。且試觀其言。震驚朕師。師者。衆群之稱。即邪說誣民。充塞仁義。煽動庸衆。是也。夫萋斐貝錦。虹惑宮壺。蒼蠅點素。以蘭爲艾。何遽至震悚大衆邪。故知讒說。即邪說。殄行。即暴行也。豈不然乎。且龍爲納言。下言納之於上。上命以宣於下。當時邪言讒說。害於政者。揶揄略盡。猶有吹餘燼者。故舜言如此。不啻此已。舜又命禹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察治亂。以出納五言。汝聽庶頑讒說所行。不是者有常刑。益稷也。此所謂庶頑讒說。即舜典讒說殄行。而孟子稱邪說暴行。毋乃是邪。夫邪說煽惑。仁義蕪榛。人以側頗。民因僭忒。聖主懼此。乃采聽民風。明審治術。經國之要也。一則命龍。二則命禹。於是彼庶頑讒殄。掃盪無復予遺矣。是其所以爲舜與。是其唐虞治績之所以大成於禹與。

孔子之時。既有異端。又有小道。而其事不可的知也。微故也。蓋孔子猶太陽麗天。其有魑魅。有不若竄伏草莽

而已。至孔子沒。諸子紛爭。不過耿三小明。於是楊墨之徒漸而皇張蕃滋。道術四分五裂。無復統一。百怪神姦。得時跋扈。強梁謂之虎豹犀象。與人相逼。如洪水之日可矣。即是仁義充塞。人將相食。孟子奮以維持斯道。堯舜周孔之訓。藉以不泯。驅夫邪說之神怪鬼魅。遏道術之橫流濫溢。所謂功不在禹下者。由此也。其精粹之論。著爲七篇。足以傳之後昆。未能懾服當時。處士橫議者。不熄至六國之末。滋甚。始皇雄武。怒政理得失。齒牙饒噪。常思所以勝之。嘗因豎儒之爭。與李斯謀曰。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農宜事田畝。士宜學習法令。避禁遠罪。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尊私學。毀法教。人聞令下。相聚

議之。心非巷議。夸主以爲名。取異爲高。率群造謗。如此弗禁。主權移。黨與成。因今禁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其官所職。天下敢有藏典籍者。詰守尉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學法令。以吏爲師。是撓教誨之權在下者。絕群議之羹沸也。後又侯生盧生徐市等亡去。始皇大怒。廉問諸生在咸陽者。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殺之。是斯道之大厄。古今未曾有者。雖然處士橫議。妄是非政法。倨傲犯上。皆悖聖賢所戒。雖非始皇桀鷲。亦必將制遏。且侯生等本書生。挾仙方以牟祿利。尋又亡去。雖廝養之賤。不爲此薄行。况誦法孔子者乎。嗚呼焚阬之厄。我不

罪始皇而咎諸生之不知道者矣。孔子入公門。鞠躬如也。事君盡禮。至人以爲謂。嘗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友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真似爲秦儒道之夫。秦士有鞠躬盡禮之似乎。

始皇置酒咸陽。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靈。海外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淳于越曰。殷周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天下。子弟爲匹夫。卒有篡臣。何以相救。青臣面諛。重陛下之過。始皇下其議。李斯曰。三王不相沿。各以治。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非愚儒所知。云云。是焚

阬之禍所由起也。衛宏古文尚書序云。秦已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方相難不決。因

焚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死。是與唐文宗詭稱甘露降。圖誅官者。一種拙策。夫青臣一時

謾言。是鄙儒常態。淳于論陳固當。唯其發之非其時。亦非其人。適足以取禍也。虞夏商周典籍。槩是聖人心髓之所吐屬。理當與天地不朽。有百始皇。百焚之。決不至滅絕矣。如百家私言。苗莠糅雜。甚則荒誕不經。貽之後昆。瑜瑕不償。乃咸陽一炬。安知非焚絕後世之迷謬乎。始皇李斯并玉石焚之。故以爲暴。若使藝砥夫燕石。似而非者。存珠玉琰琬爲真實者。是千載勇斷。爲芟儒道之榛莽矣。嗟惜哉。因謂程朱諸老先生出焉。道學日盛。至宋末元明。箋註之書益夥矣。其尊奉程朱者。至慎至重。如修四書集註。唯縷折

程朱之言。趙起片語隻字之間。於孔曾思孟之本意。不甚加研精。謂之尊奉宋儒。乃可也。若謂篤信聖人。乃誣矣。且如尹起莘諸家說綱目書法。回護朱子一時之誤。綱目一書。其實非文公手定。門人趙師淵輩纂輯以成之。反覆強辯。殆爲郢書燕說。周公謹亦論之。朱子有靈。必輦蹙於九原。豈敢悅其佞乎。凡無用增惑之書。有勇斷之人。聚焚棄之。或山蹊之茅。益當介然。

陶唐虞夏之典。不言仁也。而仁之實行矣。三代之時。不言儒也。而道之行盛矣。皋陶箕子周公。儒者也不以儒稱焉。儒之稱行。道之衰也。論語有儒目。未適爲斯道之稱也。周禮天官太宰。九兩繫民。牧長師儒。三曰師。以賢

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是亦未爲斯道之適稱也。且周官一書。決非出於周文公。後世附會無疑。則其書唯可爲先秦古書而觀也。固不足與典謨訓誥並稱也。魯哀公不答拜齊侯。二十一年與齊侯盟于顧。齊人譴哀公。歌曰。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杜元凱曰。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所斥儒書。言周禮。則近似後世之稱矣。而丘明之傳。亦有可疑者。乃安知非後世附會也。然則學聖人之道。以斯道相教授之稱儒者。正以何書爲證券。曰。是實舛於墨者盛行之日也。諸子所載。孔墨儒墨並稱。可以見矣。實孟子前後始有此稱也。墨者夷之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是引康誥而言。孟

子又論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是聖賢之書。周孔之教。稱為儒者之道者。明見於此。

古所謂文者。即道也。後世所謂儒者。古稱之史矣。余昔有鄙述。今錄于此。以冀有識駁正。

唐虞之典。不言道矣。夏商之書。不言仁矣。盛周之記。不言儒矣。然道立於天下。在堯舜之世。仁被生民。禹湯為盛。箕子周公出焉。而儒教始備矣。蓋居其實者。名不甚顯。衰周以降。名稱糾紛。當其實者。反惑焉。重可慨矣。作儒辯。

辯曰。古者道又謂之文焉。文者。昭明較著。區分粲然之謂也。道者。依倣徑由。步武形迹之謂也。上自象緯之麗。

下至人物之繁。山河流峙。風雨來往。百穀草木之盛。莫非斯道焉。其三才具列。著而彰者。故謂之文矣。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文不在斯乎。左氏傳曰。經緯天地曰文。文之與道。其言一也。虞史贊堯。夏臣稱禹。周之謚先王。或曰文思。或曰文命。或曰文王。其德烜赫。文理密察。天下望之。粲然昭明也。覩其粲然。我從而美之。欲由此以自淑。則有條理有節目。可依可倣。名之曰道。道之與文。果其一矣。後世修己治人。通古今。明治亂。備顧問。當諮詢者。謂之儒。古無有此名矣。古修此事。謂之史也。其奮顯者。如周之史佚。內史過。晉之董狐。史墨。魯之大史克。齊之南史氏。衛之史鮪。楚之倚相。數人是也。爵皆

大夫而人君之所以諮詢謀議而出政發令也。其職重矣。其任大矣。故一言信如著龜。一筆粟於斧鉞。人君敬待。有加於宰執者。所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臣而輕重其君。是非其政。權在一言一筆之與奪。可以薰蕕乎千載之後矣。故在此職者。必德邵才高。識明學博。輿望之所歸嚮也。苟非其人。則一國之所具瞻。孰容此權之在手乎。三代之盛。能者在職。俊桀存位。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言惡不思。舉善不匿。乃有史才者。得副其官。人亦虛已推薦。不致慙於懷矣。從衰周之後。人多相忌。譎詐繁興。才識高明。博聞多通之士。偶出於其國。人君畏其議已。不欲其立朝在職。或暨用之。如芒刺在背。如咽吮之。

有鯁。思日公之僚友亦羞才能之遜。嫉登用。駕已常求所以排擠黜免者。遂與其君相鑿相投。雄雌合鳴。彼才識之士。竟以罷矣。自是之後。史官雖具。非復其人。唯固寵持祿。是謀是營。官設始濫。於是抱道者不用。有才者沈淪。通古今。明治亂。欲是非政法。勸獎人君者。莫由展其驥足也。而我道斯文。終爲私家之物焉。是儒名之所生也。儒者古之所謂史。而無其祿位者也。雖然。苟無才學識度。則已。天既與其德。乃所謂天爵良貴。足以輕晉楚之富。不必侯祿位而後始重矣。豈不自矜重乎。故孔子謂文王已歿。文不在斯乎。是豈滿假侈傲之言也乎。所以自信自重者。慎天之付於已者也。孔門諸子。才

非不賢。學非不明。夫子之所許。行藏用舍。與時卷舒者。獨止顏氏之子者。何也。子張子路輩。不勝才思鬱抑。無有雍容之意。不知與世消息也。孔子沒矣。墨翟之道日盛。其徒之繁。或有加於儒。蓋世有污隆。道以升降。傳云。驟雨不終日。詩云。雨雪瀼瀼。見晁曰。消彼異端。墨者之盛。猶驟雨。猶霏雪。其自衰自廢。可翹足而俟矣。若夫攘臂搯腕。悻悻而怒。行二而諍。不啻助彼勢敵。適足以自小我道。汚斯文矣。夫奴狂而罵主。婦醉而詬夫。其為主夫者。皆能待彼之醒。霽且知不爭之爲賢也。儒之與墨。猶主夫之於妻與奴也。其見不及此。反區區與此紛諍。多見其不知量矣。譬猶夷狄。彼犯我疆。不得不攘掃。彼

自猖獗于彼土。我忌之。或我見彼地壤日闢。妄意其來掠。出兵逆擊焉。固爲失舉。彼日猖獗。我唯固守邊圉。足矣。進而近其悍覲。豈不愚哉。時儒病異端之熾。盛氣向之。殆有類於此。孔子不言乎。攻詰異端。取害適甚。至聖明睿。戒之幾微也。豈非前識邪。莊周之學。出於子夏。儒者之流也。當時目擊儒墨抗爭。大恨儒者之自小其道。故作齊物論。備言欲齊天下之物論。莫如待其自然。齊一。不爭之爲勝也。又屢論儒墨是非。無統一歸宿。其於孔氏儒道。以不助爲助也。其謂之忠臣。亦可矣。且夫儒者怒廢于世。思自奮。於是爭氣始熾。是何其自養之隘。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又云。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

晦而明。爲時儒者。能自矜重寬雅。以剝之上九。齟齬自處。不憂悶。不卑諂。如箕子之在殷末。伊尹之在莘野。傳說膠鬲之在否塞乎。道亦益崇矣。身亦益尊矣。如此者。屈則儒也。伸則史也。史者。軒輊一世。是非千載。明人倫。敦風俗者也。故子思曰。贊天地之化育。可與天地參矣。揚雄祖述之曰。通天地人曰儒。古之義如此。其自任亦如此。至戰國。如蘓秦張儀商鞅韓非。其始何曾不出於儒乎。其意急於功利。不知廉耻。惜不畏于死。並不得令終。真可哀也。爰漢之興。孝武崇儒術。然內多欲。而外飾仁義。與唐虞之治異。則其進者如公孫弘之曲學阿主。以折汲黯之直。司馬相如留封禪一書。圖寵利於死後。

鄙夫哉。偶有轅固申生古樣。進讜言者。帝且側目待之。董子醇雅。亦黜之江都。焉望真儒軒輊一世。如古史官乎。從是之後。稱儒者。不急於功利。則狷介獨行。不通世務。不爲鄉曲齒。其稱通儒者。槩皆巧於諂佞。逢迎人意。務修邊幅。無實行之可觀。教育之化。不見所及。故曰後儒非狷介。則鄉愿之雄矣。豈不然邪。至其市井塾師。苟於一醉一飽。卑陋猥拙。不可名狀。言之辱也。今夫小道末技。當其授秘奧也。必潔齋沐浴。告之聽之。亦知其授受之可慎。故藉此以稱師。猶足餬口也。儒者之道。創於堯舜。成於周公孔子。國家經濟所在。修己治人之法。開口即秘。發言即奧。何曾小道末技之比也乎。而教者不

甚敬而學者不甚尊。所謂自侮而人侮之道之欲不污不卑得也乎。舜禹執中之言。武王太公丹書之誥。成王顧命之言。其發之初。丁寧慎重。其態可掬。後儒日讀典籍。懵乎不省。且其質薄膽小。急於溫飽。不慎授受。則甘於自卑。在小道末技之下也。況欲其速售。乃嗟來可食。嗥爾可就。嗟亦甚矣。所謂勞謙卑牧者。豈此謂乎。豈此謂乎。然則今之爲儒者。當何如復古。曰。先自重其身。慎其德。不墜狷介。不類鄉愿。寡欲清心。謹讀先聖之遺典。詳明治亂興廢之理。不必汨沒唐宋以下。疏釋之學矣。其庶幾乎。至於復古。則其責有在。或曰。儒者之稱。斯道之衰。叔於我與墨徒異端爭。則孟子闢楊墨者。非與。曰。

孟子未曾與楊墨之徒爭辯也。唯明我道。以闢其邪而已。如陳相許行徐辟夷之。彼來請益。故孟子諄二誘道。不啻面命提耳而已。其曰。逃楊墨而歸於儒。歸則受之。是其不爭辯角逐也。明矣。能言闢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是疏淪仁義之充塞也。聖賢固病邪說誤世也。未曾與之抗以求勝也。

漢儒曲臺之記。務事博采。玉石混淆。鑒較弗一。其中如儒行一篇。秦末陋儒之作。最見其無識矣。儒名盛布。孔子以後之事也。且使孔子誇詡儒術。向其君強聒不已。至此亦何陋。所謂有所不足。務張之。小人之事。裁有識量者。不敢爲。況大聖乎。漢儒懵昧。奉以爲先聖遺言。愚甚矣。以此識。以此學。其解經不免怪誕謬妄。固其所也。

蓋秦末陋儒作儒行一篇意亦有在莊周之書云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斲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公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魯無儒服者有一人儒服而立公問以國事千轉萬化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田子方篇陋儒謂哀公一聞莊周之言輕視儒生故假重孔子制儒行一篇以斲勝於後不知莊子所錄亦屬質筆哀公莊周不同時滲漏庸妄莫足論者寧攘臂與彼抗乎後又按儒行一篇秦漢之際陋儒劉竊荀子儒傲篇轉秦昭王孫卿問答爲哀公孔子也

莊周學於田子方子方之學出於子夏太史公謂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皆受業於子夏之倫而禽滑釐後逃入墨吳起爲兵家乃子夏之學一傳而駁矣莊周之學亦雖出於子夏其意病儒墨之小植區域守城府故爲洗洋自恣之言戲弄中寓嘆慨已周之門人又附會其說則東坡所謂其父殺人復讐乃其子行刼者有之莊子又載儒以詩禮發冢大儒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二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顙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是外物篇質筆也言儒以搜索遺經發掘

冢墓盜死人之含珠也。是過甚之說也。雖然。孟子載齊國一士。乞於墻間。以爲醉飽。當時見多其人。則烏知不有發冢盜珠之儒生乎。

仲尼。日月也。日月入地。天地昏黑。諸子散遊諸侯。大而爲師。傳卿相。小而友教士大夫。道未泯滅。然唯耿然。小明已。鷺鳥累百。不如一鶚。小明燭火。不足燭天地。且其學不免偏重。遂至支離大悖。善夫。班固之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夫諸子百家。孰不出於儒者。其乖刺不經。由無折衷者也。今錄儒之分裂至異端者。以備攷證。

荀子曰。飾邪說。文姦言。縱性情。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

合文通治。其持之足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忍性情。離跂遠俗。以分異人爲高。持之惑愚。陳仲史鮒也。上功用。大儉約。慢等差。其言成理。以欺惑愚衆。墨翟宋鈳也。即宋輕。其罷兵亦本兼愛。所以墨子並稱。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言成文典。無所歸宿。慎到田駢是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好治怪說。玩琦辭。察而不惠。多事而寡功。惠施鄧析是也。第佗其冠。冲澹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噉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耻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非十二子篇。荀卿又并子思孟子非之。仲尼子弓並稱。晚學不粹。急於立論也。其以賤儒貶諸子。

言其學流之弊到此也。不單曰子夏子張必曰氏者。出於其家之學徒也。

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不

好其人不能隆禮。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沒世窮

年不免陋儒。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

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勸學山

淵平天地比鈎有鬚卯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

鄧析能精之。不苟篇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

深而辯至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呂覽淫辭篇○孔叢

子亦載三耳

荀子又曰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桀跖之世不能

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有俗儒者有雅儒

者有大儒者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

以揜其口則揚一如也事其便辟奉其上客億然若終

身之虜不敢有它志是俗儒者也法後王一制度隆禮

而殺詩書其言行有大法內不自誣外不自欺是雅儒

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神

怪奇物卒然起一方舉統類而應之。謂博通張法而度

之暗然合符是大儒也。

呂覽云聽群衆人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

也老耽即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閔尹貴清列子

貴虛陳駢即田駢貴齊。齊死陽生即楊朱貴已孫臏貴勢。

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故異則亂。一則治。篇不荀子云。

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訕。無見於信。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

有後而無先。則群衆無門。有訕而無信。則貴賤不分。

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無多。則群衆不化。天論

篇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導人。以利。孟子可證。楊倞

誤。註而不知得。有命。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

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

不知人。解蔽篇凡此數語。最得諸子之肯綮。

莊周之書云。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

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道術

有在是者。墨翟禽滑釐說之。爲之大過。作爲非樂。命之

曰節用。後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躋爲服。日夜不

休。曰。不如此。非禹之道。不足謂墨。相里勒之弟子。南方

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

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是公孫竜惠施之屬。本自墨出。亂之上

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

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忤於衆。不苟於人。願天下安寧。

以活民命。古道術有在是者。宋鉏尹文悅之。以音而。煮熟。

合驩。以調海內。雖然。其爲人太多。自爲太少。雖饑不忘

天下。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公而無主。趣物不兩。與物無擇。與之俱往。古道術有在。是者。彭蒙田駢。漢志道家慎到家。悅之齊。萬物以為首。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舍是與非。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譏。不免於非。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

古道術有在是者。關尹老聃悅之。建之以常無用。主之

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

云云。老聃道家云云。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

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是關尹却在老聃先輩。所謂函谷扣留逼老子著書。

豈因關尹字附會者邪。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古道術有在

是者。莊周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恣縱而不儻。上

與造物者遊。下與無終始者為友。其本弘大而辟。深闕

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大一小一。

小同異。大同異。云云。惠施名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

辯者。天下辯者相與樂之。是惠施當時辯者之大匠。卒而公孫龍鄧析恐出其門。

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

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以上莊周門徒為其書後叙。論列道之為。諸家分裂也。

上文故曰。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

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

合矣。是所言。隱指孔子。其崇儒道也。至矣。異端糾紛。與聖道乖戾。而未曾不自古道術出焉。獨至惠施。不言其據古道。故開口先曰。年駁。其言不苟如此。

韓非曰。世之頭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巴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年。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

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非愚則誣矣。顯學篇是韓非刑名覈實之

言。其說酷矣。且墨子所祖述。禹之粗迹也。莊子天下篇可證也。其言同道堯舜。是韓非戲侮聖人。篤誣孔子。其所以不得令終也。而後世諸老先生。動謂得不傳之絕學。設使當時有覈論者。安知不以韓非此言詰之邪。

司馬遷曰。孟子前後齊有三騶子。騶忌先孟子。其次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數萬言。其語闊大不經。至天地未生。竊真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中國名曰赤縣神州。禹之序九州。

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有裨海環之。乃又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際焉。其術此類也。然其歸止乎仁義節儉。所適尊禮。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為人也。然以承意觀色為務。再見梁惠王。無言。王詰之。髡曰。吾初見王。王志在驅逐。後見王。王志在音聲。王大驚。以為神。復召見。一語連三日夜無倦。

慎到。趙人。田駢接予。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皆有所論著焉。史記列傳按。駢衍稱九州外。又有九州。有大瀛海環之。當時架空無根之說。然後世有世界八大洲之說。而賈舶亦從實之。及有如清

椿園氏所著。彼此交互參觀。則夫八大洲云者。或當信。乃駢衍氏之學。經千數年而有徵。虛反為實。奇矣。又

按。淳于髡見梁王。再無言。荀子書云。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大畧篇史遷蓋遷就此說。為淳于

梁王也。髡亦一辯士。觀孟子可見。

荀卿。趙人。班固曰。名况。齊稷下祭酒。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駢衍之

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田駢之屬。皆既死。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營巫祝。信機祥。及鄙儒小拘。如

莊周等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行事興壞。著數萬言。遂卒蘭陵。史記按。荀卿晚學。染於淳于髡者。髡固稷下書生之雄耳。夫荀卿之書。錄聖賢事迹。多紕繆邪。如王荊公駁正周公禮士事。不止此一條。

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廬阿之吁子焉。並世多有其書。今所存係偽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館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仲尼弟子。亦有公孫龍。不言何許人。或與此同人。出儒入異端。如禽滑釐者。

韓非之書。漆雕氏之廉暴。與宋榮子之寬恕。駢論其

意如漆雕特勇好兵者。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起新娶齊女。魯疑之。吳起欲就名。遂殺其妻。少時遊仕不遂。破家產。鄉黨笑之。因殺謗者三十餘人。出衛。與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頃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後非入秦。終為李斯所毒死。

四科之賢。子貢在言語之科。而弟子列傳。子貢為魯說齊。又適吳越。又適晉。遂類游說者流。故良史開口

即曰。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蓋意不慊也。貨殖傳又云。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亦篤於厚生之術。是不為不變其學。禽滑釐出儒入墨。更不怪矣。世儒效富厚者。唯高門縣簿。卑陬容悅。以貪束脩。與子貢之富大異。

班固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孟堅鬱乎大家。通博之士也。其以六藝附會五常。又

遂充之五行。畢竟無益。伎倆。五行讖緯。併是漢儒通弊。

古之學者。畊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楊雄曰。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紛亂不治何其較且易。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桓譚曰。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後世語錄箋註之學盛。則舍經又求之後人言語。亦秦近君之不若也。

序六藝為九種。○儒家者流。晏子子思曾子孟蓋出於

司徒之官。助人君。明教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

義之際。於道最為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隨時抑

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折。

儒寢衰。○道家出於史官。伊尹太公管仲老子莊歷記

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秉要執本。清虛自守。此人君

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一謙四益也。及放者。則

欲絕去禮樂。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陰陽

家出於羲和之官。宋司星子章鄒衍敬順昊天。及拘者。

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後世陰陽家

慎鄭裨竈既專於○法家出於理官。李悝商鞅申信賞

必罰。以輔禮制。噬嗑象云。先王以明罰飭法。及剋者為

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

厚。○名家出於禮官。鄧析尹文子古者名位不同。禮亦

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及簪王鉤反者。則苟鉤鉞普

反。破析亂而已。○墨家出於清廟之守。尹佚田休茅屋

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

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

視天下。是以上同。及蔽者。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

之意。不知別親疏。○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蘇秦張儀

主父偃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使乎。使乎。言其當權

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所長也。邪人爲之。則上詐譖而

棄其信。○雜家出於議官。伍子胥由余屬繆氏倭呂氏淮南等兼儒墨。合

名法。見王治之無不綜。及湯者。則漫羨無所歸心。○農

家出於農稷之官。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諸書勸耕桑。足衣食。箕子

八政。先食貨。孔子所重民食。此其所長。及鄙者。無所事

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小說家出於稗官。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最其洪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所造。孔子曰。小

道可觀。致遠恐泥。然亦弗滅也。是芻蕘狂夫之議也。

班固曰。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

微。諸侯力政。時君世王。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蜂出

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取合。其言雖殊。譬猶水

火相滅。亦相生也。使其人遭明王聖王。得其所折中。皆

股肱之才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

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瘡於野乎。若能修

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

之略矣。九流之外。有兵家。其中又別權謀形勢陰陽技巧

六藝爲九流。其漸由聖人不出。各家異說。孟堅所論

其言極確。後世儒術日闕。庶乎再覩道真。而九流不

復甚盛。不識醇儒說經。其徒弟附和者。唯株守師說。

猶九流之拘泥不通者。不可不察也。又按。孟子楊墨

並稱。而孟堅之志。不錄楊朱。豈其書逸而不存邪。莊周韓非呂氏諸書。或稱陽子居。或稱楊朱。其人不。容無著書。

韓愈曰。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道。漢興且百年。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_二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漢氏以來。群儒區_二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_二延_二寢以微滅。於是時也。

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毀之後。嗚呼。亦不量其力。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_二無恨。

又曰。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廣。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雖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大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馯臂子弓。

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焉。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按弟子傳。商瞿魯人。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師古曰。漢書及孫卿子。皆云。子弓。此作弘。誤也。班固儒林傳。序云。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韓昌黎以荀子併稱者。為馯臂。此唯因子弓字而言。未易首肯。孔子傳易商瞿。再傳而子弓。且其人行事。不槩見。荀卿雖晚

學駁雜。恐不倫不至此。竊謂荀卿所稱子弓。當是冉雍仲弓也。仲由之字。季路子路。雜稱仲弓。或稱子弓。可類推也。論語稱雍也。可使南面。太史公曰。仲弓有德行。且觀孔子犁牛之言。告仁之語。其人性稟造詣。髣髴可窺測也。附記以質博雅。後讀程大昌攷古篇亦謂子弓即仲弓。稱

子者。著為弟子。丁未六月又記。

歐陽修曰。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盛行。其言往。反自托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

自知其取舍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畧。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

六藝為九流。既見道之污矣。況經秦火而至漢。漢儒又務博采。不擇玉石乎。加之漢儒喜五行之學。作為五常之名。以配當之。是既穿鑿附會。足紊古義。武帝雖尚儒雅。竇太后猶好黃老。且有漢家本自雜霸道之說。則道之遂不復古。不醇真。可知矣。後漢讖緯。魏

晉六朝玄虛佛老。其害一廢一興。昌黎韓氏張膽明目。雖有原道之作。佛骨之表。未足啓沃宸職。良以醒後學而已。而唐世之尊老信佛。蓋不敢衰此毒浸淫及宋。故雖諸老先生稱醇儒者。猶出入釋老。或至緣飭聖經。亦勢也。

孔子子貢觀於蜡。子曰。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夫人情不相遠。隆冬之後。必有陽春。炎熱此極。涼颼以報。諸子煦二子。急以仁義為功名。曾點獨欲以暮春携提童稚。逍遙沂水之上。孔子擊節曰。吾與點也。或是雖嘆慨之甚。亦聖人雍容閑雅。與

物推遷無可憑茅塞者可景慕也。二程見周茂叔而歸。有光風霽月之氣象。如濂溪者。其不趁文字之詮。能觀乎聖人之神采者與。

世儒稱履禮法者。修邊幅。事檢束。其意非不可也。而超超公侯之門。朶頤富貴之家。不問禮辭之遜驕。而束脩之厚薄是論。畏首畏尾。踟躕頽靡。見人如虺蜴。唯人之窺。吾淺深得失是患。家庭之際。營逐纖嗇。偵利是爭。日擁牙籌簿記出納。志尚所在。不過買良田。美宅。以為貽厥之計也。其教徒弟。必欲不飲酒。不啖肉。以效顏子之長齋。不遠如愚。一唯默通。以學曾子之高識。於道術無發明。於典籍無演述。有入問事。揣

摩摸。揆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荀卿固已言之。其稱曠達通調者。放棄名檢。無家訓可睹。沈湎酣歌。以謝人傳。杜樊川自任。或慕倣香山東坡。其實無謝杜之彷彿。又何望白蘓之英才大筆。徒弟慣見為達。不復事脩省。倨傲放縱。甚則狂酗喧呶。四隣愕眙。至不通水火。慶吊不赴。見忌如屠穢。嗟儒而到此。真可長大息矣。其意蓋出於嫉修邊幅。從偵利之偽君子。而躬亦為自暴自棄之真小人也。夫矯鄉愿。即狂獫。勢之必至也。狂獫可以誨子弟。門徒乎。况自暴自棄邪。不得不為之三嘆。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之馬。反

之車在前。君子察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此意謂治工之家。子弟慣見其陶鎔金鐵。補修破器。而反能彌縫獸皮。片隻相合。以為袍裘。弓入之子。慣見撓屈榦角。膠漆鍊成。以為弓弧。反又矯揉柳條。和軟編緝。以能作箕。是其少幼嬉戲。必從耳目之慣熟。馴致以至其道焉。不必督責呵譴。操箠楚向之也。士人之家。其教子弟者。必誘之狹穉之日。使耳目習熟。慣狎於經藝之中。乃自然德成才達矣。禽獸雖無知。駕車者亦教之。未為駒之日。將駕先使大馬牽車於前。駒從之後。如此者數日。乃不驚佚。可以服御矣。是至學之序也。裴晉公曰。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

身卿相。則天也。葉石林少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為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黃山谷亦云。四民自有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三言並相類。奉之可以署家乘之首也。汪信民云。咬得菜根。百事可為。伊川先生云。家常飯能喫。常調官能做。丁謂云。人能鼻吸三斗醋。事莫不可為者。語更峻。楊誠齋云。人憂饑寒。我却患不饑寒。言亦厲矣。紉袴子弟。無義方之訓者。往往亡家滅身。為父兄者。錄此數言。可以貼座隅為銘箴矣。

漢賈山讀書。事涉獵。不復詳覈。假秦為諭。作至言數十百言。文帝見而奇之。使人寫一通。余此編固愧於

大方咀嚼焉。然世有如文帝之賢而好學。則是書未
必供覆瓿之用矣。公愷自跋。

教學辭 卷下終

教者人之所歸。而學者人之所慕。故君子必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末。則民不歸。書辭。

國十年八月二十三日

